三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二

論

春秋一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

此一事則介不爲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爲是爲非也若隨以爲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爲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閾而已因言事見罷眞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脩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嘗爲其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擲殿陛上中令色不動揷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它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臣彼之敢爾者蓋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邪是偶舉之邪若知而舉則不可遽止若偶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辯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近上而言是也當助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爲主簿爾非言事也待爲主簿不任職則可罷請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爲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百千邪者正者其紀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爲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它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曰主簿雖卑

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況今斥介而它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它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它取也今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竊獻門下伏惟幸察焉

荅王相公

所遣使二十一日至許州獲賜書一通伏讀周復且慙且悸脩幸得備下吏承寵光日趨走于前切慕古人堂下一言之獻思有所陳而恨愚無識不足自效徒抱區區之心者有日矣昨以初去府輒因奏記陳已疎賤得蒙大君子休德之幸以爲離去眷戀之辭既有次第隨治以來施政之善者顧寮吏宜有助而闇懦獨無能之過以爲謝因又忘思一言之獻以畢曩時區區之心以爲忠懇又輒贊德美願廣功業益休問以爲禱其誠雖勤其言狂惑猶即蓍龜之神而再三黷宜其拒以不應伏蒙相公不即棄絶猶辱以書條陳曉諭以爲寵若其爲賜也厚矣然伏讀求繹似有未察其誠者敢一終其說以逃責焉某聞古之爲政者必視年之豐凶年凶則節國用振民窮姦盜生爭訟多而其政繁年豐民樂然後休息而簡安之以復其常此善爲政者之術而禮典之所載也凡某前所陳者亦不過如是而已其意謂夫

乘凶之後災沴消息風雨既時耕種既得常平之粟既出而民有食關西之運既重至而軍不乏不旱不蝗下民樂利天子不憂慮能如是然後務大體簡細事而已豈有直以鎮俗救民愁無爲置軍食之說邪伏惟詳而察之昔者孔子嘗爲委吏必曰稱其職而已蓋苟守其官不敢慢其事而思其他伏惟相公所賜之書有居宮不出位之言有以見君子用心也然某之所陳非謂略一邦之小而不爲須四海之廣而後施以棄職而越思也蓋願乎進德廣業思以致君而及天下不以一邦而止既禱且勸之辭也噫士之至賤敢以言干其上者有三焉不量輕重之勢不度貴賤之位必爭以理而後止者此直士也蒙德思報不計吾否務罄其誠而言者此知義之士也其言乖繆不合道理問不及而自僭者此狂士也然直士之言雖逆意宜思而擇報德之言雖未善原其心之所來宜容而納狂者之言既狂矣宜不足與之辨某士之賤者敢有干而云者於斯三者有其二焉伏惟相公擇之納之不足與之辨而絕之惟所賜焉

回丁判官

脩之得夷陵也天子以有罪而不忍即誅與之一邑而告以訓曰往字吾民而無重前悔故其受命也始懼而後喜自謂曰幸而謂夷陵之不幸也夫有罪而猶得邑又撫安之曰無重前悔是以自幸也昔春秋時鄭詹自

齊逃來傳者曰甚佞人來佞人來矣此不欲佞人入其邦而惡其來之甚之辭也脩之是行也以謂夷陵之官相與語於府吏相與語於家民相與語於道皆曰罪人來矣凡夷陵之人莫不惡之而不欲入其邦若魯國之惡鄭詹來者故曰夷陵不幸也及舟次江陵之建寧縣人來自夷陵首蒙示書一通言文意勤不徒不惡之而又加以厚禮出其意料之外不勝甚喜而且有不自遂之心焉夫人有厚已而自如者恃其中有所以當之而不愧也如脩之愚少無師傳而學出已見未一發其蘊忽發焉果輒得罪是其學不本實而其中空虛無有而然也今猶未獲一見君子而先辱以書待之厚意以空虛之質當甚厚之意竊懼既見而不若所待徒重媿爾且爲政者之懲有罪也若不鞭膚刑肉以痛切其身則必擇惡地而斥之使其奔走顛蹶窘苦左山右壑前虎而後蛇蘖動不遂偶吉而輒奇凶其狀可爲閔笑所以深困辱之者欲其知自悔而改爲善也此亦爲政者之仁也故脩之得罪也與之一邑使載其老母寡妹浮五千五百里之江湖冒大熱而履深險一有風波之危則叫號神明以乞須臾之命幸至其所則折身下首以事上官吏人連呼姓名喝出使拜起則趨而走設有大會則坐之壁下使與州校役人爲等伍得一食未徹俎而先走出上官遇之喜怒訶詰嘗斂手慄股以伺顏色

巽一語之溫和不可得所以困辱之如此者亦欲其能自悔咎而改爲善也故脩之來也惟困辱之是期今乃不然獨蒙加以厚禮而不以有罪困辱之使不窮厄而得其所爲以爲重悔如前訓可謂幸矣然懼其頑心而不知自改也夫士窮莫不欲人之閔己然非有深仁厚義君子之閔矣則又懼且慙焉謹因弓手還敢布所懷不勝區區伏惟幸察

與張秀才一

前日辱以詩賦雜文啓爭爲贄披讀三四不能輒休足下家籍河中爲鄉進士精學勵行嘗已選於里升於府而試於有司矣誠可謂彼邦之秀者歟然士之居也遊必有友學必有師其鄉必有先生長者府縣必有賢守長佐吏彼能爲足下稱才而述美者宜不少矣今乃越數百里犯風霜奸大國望宮府下首於闕謁者以道姓名趨走拜伏於人之階廡間何其勤勞乎豈由心負其所有而思以發之邪將顧視其鄉之狹陋不足自廣而謂夫大國多賢士君子可以奮揚而光遠之邪則足下之來也其志豈近而求豈小邪得非磨光濯色討之熟卜之吉而後勇決以來邪今市之門旦而啓商者趨焉賈者坐焉持寶而欲價者之焉齎金而求寶者亦之焉閭民無資擄臂以遊者亦之焉洛陽天下之大市也來而欲價者有矣坐而爲之輕重者有矣予居其間其官

位學行無動人也是非可否不足取信也其亦無資而
攘臂以遊者也今足下之來試其價既就於可以輕重
者矣而反以及予夫以無資者當求價之責雖知貪於
所得而不知有以爲價也故辱賜以來且慙且喜既不
能塞所求以報厚意姑道此以爲謝

與張秀才二

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貺古今雜文十數篇反復讀之若
大節賦樂古太古曲等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
意豈非閔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拔今以復之古而翦剔
齊整凡今之紛殽駁冗者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
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
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爲道爲道必求知
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
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
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
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
蒙虛無爲道洪荒廣略爲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
之言道曰道不遠人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離
非道也春秋之爲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曰春
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丘與
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謂道者乃
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可得者也豈如

誕者之言者耶堯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傳曰事不師古
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謂古者其
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邪
此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曰生
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
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
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邪蓋以其漸遠而難彰
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絶後而反欲求堯舜
之已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唐虞之道爲百
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閎大而不可名也及
夫二典述之炳然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

然則書之言豈不高邪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
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脅
律度謹權衡使臣下誅放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
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
死爲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爲文孟軻之言道豈
不爲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
而已今學者不深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
以無形爲至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
勉而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亘萬世可行而
不變也今以謂不足爲而務高遠之爲勝以廣誕者無
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

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爲足下道之也然某之所以云者本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敢務爲奇言以自高邪幸足下少恩焉

答李詡一

人至辱書及性詮三篇曰以質其果是夫自信篤者無所待於人有質於人者自疑者也今吾子自謂夫子與孟荀楊韓復生不能奪吾言其可謂自信不疑者矣而返以質於脩使脩有過於夫子者乃可爲吾子辯況脩未及孟荀楊韓之一二也脩非知道者好學而未至者也世無師久矣尚賴朋友切磋之益苟不自滿而中止庶幾終身而有成固常樂與學者論議往來非敢以益於人蓋求益於人者也況如吾子之文章論議豈易得哉固樂爲吾子辯也苟尚有所疑故不盡其所學以告既吾子之自信如是雖夫子不能奪使脩何所說焉人還索書未知所答慚惕慚惕

答李詡二

前辱示書及性詮三篇見吾子好學善辯而文能盡其意之詳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與吾子卒其說脩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爲說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

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録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修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爲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絶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修身問爲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慎所習與所感而動與所以率之者爾予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脩少好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之所載七十三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矣於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之汲汲於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於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爲

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此予之所不暇也或有問曰性果不足學乎予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爲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不修其身雖君子而爲小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是也能修其身雖小人而爲君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也治道備人斯爲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治道失人斯爲惡矣書曰殷頑民又曰舊染汙俗是也故爲君子者以修身治人爲急而不窮性以爲言夫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言而不究豈

略之哉蓋有意也或又問曰然則三子言性過歟曰不過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遂棄而不教則是過也使楊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于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爲急蓋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于惡惡者勤而教之則可使至于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予以爲推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

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則譊譊者可以息矣予之所說如此吾子其擇焉

答吳充秀才

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霈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倀倀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修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爲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脩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脩譽而爲重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爲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于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至於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強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爲學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

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于淵泉無不之也先輩之文浩乎霈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爲道猶自以爲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脩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脩之少進焉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八

書

答祖擇之

人至蒙示書一通并詩賦雜文兩策論之曰一覽以爲如何某既陋不足以辱好學者之問又其少賤而長窮其素所爲未有足稱以取信於人亦未嘗有人問者以不足問之愚而未嘗荅人之問足下卒然及之是以愧懼不知所言雖然不遠數百里走使者以及門意厚禮勤何敢不報某聞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

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則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爲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況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此足下所謂志古知道之士世所鮮而未有合者由此也足下所謂文用意甚高卓然有不顧世俗之心直欲自到於古人今世之人用心如足下者有幾士則鄉曲之中能爲足下之師者謂誰交遊之間能發足下之議論者謂誰學不師則守不一議論不博則無所發明而究其深足下之言高趣遠好善然所守未一而議論未精此其病也竊惟足下之交遊能爲足下稱才譽美者不少今皆捨之遠而見及乃知足下是欲求其不至此古君子之用心也是以言之不敢隱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爲文輝光施於世者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也足下患世未有合者而不棄其愚將某以爲合故敢道此未知於足下之意合否

答宋咸

州人至蒙惠書及補注周易甚吾世無孔子久矣六經之旨失其傳其有不可得而正者自非孔子復出無以得其真也儒者之於學博矣而又苦心勞神於殘編朽簡之中以求千歲失傳之繆茫乎前望已遠之聖人而不可見杳乎後顧無窮之來者欲爲未悟決難解之惑是真所謂勞而少功者哉然而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繆非一日之失也其所以刋正補緝亦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雖未能復六經於無失而卓如日月之明然聚衆人之善以補緝之庶幾不至於大繆可以俟聖人之復生也然則學者之於經其可已乎足下於經勤矣凡其所失無所不欲正之其刋正補緝者衆則其所得亦以多矣脩學不敏明而又無彊力以自濟恐終不能少出所見以補六經之萬一得足下所爲故尤區區而不能忘也屬奉使出疆忽忽不具惟自愛

荅徐無黨

人還惠書及始隱書論等并前所記獲麟論文辭馳騁之際豈常人筆力可到至於辨論經旨則不敢以爲是蓋吾子自信甚銳又嘗取信於某苟以爲然誰能奉奪凡今治經者莫不患聖人之意不明而爲諸儒以自出之說汨之也今於經外又自爲說則是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盡去則水清而明矣魯隱公南面

治其國臣其吏民者十餘年死而入廟立謚稱公則當時魯人孰謂息姑不爲君也孔子修春秋凡與諸侯盟會行師命將一以公書之於其卒也書曰公薨則聖人何嘗異隱於他公也據經隱公立十一年而薨則左氏何從而知其攝公羊穀梁何從而見其有讓桓之迹吾子亦何從而云云也仲尼曰吾其爲東周乎與吾子起於平王之說何相反之甚邪故某常告學者愼於述作誠以是也秋初許相訪此不子細略開其端吾子必能自思而得之

與石公操一

前歲於洛陽得在鄆州時所寄書卒然不能即報遂以及今然其勤心未必若書之怠而獨不知公操察不察也脩來京師已一歲也宋州臨汴水公操之譽日與南方之舟至京師脩少與時人相接尤寡而譽者無日不聞若幸使盡識舟上人則公操之美可勝道哉凡人之相親者居則握手共席道歡欣既別則問疾病起居以相爲憂者常人之情爾若聞如足下之譽者何必問其他乎聞之欣然亦不減握手之樂也夫不以相見爲歡樂不以疾病爲憂問是豈無情者乎得非相期者在於道爾其或有過而不至于道者乃可爲憂也近於京師頻得足下所爲文讀之甚善其好古閔世之意皆公操自得於古人不待脩之贊也然有自許太高詆時太過

其論若未深究其源者此事有本末不可卒然語須相見乃能盡然有一事今詳而說此計公操可朝聞而暮改者誠先陳之君貺家有足下手作書一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見之駭然不可識徐而視定辨其點畫乃可漸通吁何怪之甚也既以持以問人曰是不能乎書者邪曰非不能也書之法當爾邪曰非也古有之乎曰無今有之乎亦曰無也然則何謂而若是曰特欲與世異而已脩聞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爲異也好學莫如楊雄亦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過乎君子但與世之庸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蓋人不及而反棄之舉世斥以爲異者歟及其過聖人猶

發就之於中庸況今書前不師乎古後不足以爲來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爲況天下皆非之乃獨爲之何也是果好異以取高歟然獨謂公操能使人譽者豈其履中道秉常德而然歟抑亦昂然自異以驚世人而得之歟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聽不傾常視之毋誑勤謹乎其始惟恐其見異而惑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爲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顧學者何所法哉不幸學者皆從而效之足下又果爲獨異乎今不急止則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怪者推其事罪以奉歸此脩所以爲憂而敢告也惟幸察之

與石公操二

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怪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略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爲狂愚而絶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諭僕之意非足下之不諭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略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爲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已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者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恍之者與嗜飲茗閱畫圖無異但其性之一僻爾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爲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揚子曰斷木爲棊梡革爲鞠亦皆有法焉而況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爲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毋毋彳彳之相近易之則亂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爲斜以其方者爲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

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巵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爲怪亦猶是矣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否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爲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爲足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子之不爲乎足下自以爲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已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爲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爲吏而不受貨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爲賢也屬久苦小疾無意思

與樂秀才

前者舟行往來屢辱見過又辱以所業一編先之啓事及門而贄田秀才西來辱書其後予家奴自府還縣比又辱書僕有罪之人人所共棄而足下見禮如此何以當之當之未暇荅宜遂絶而再辱書再而未荅益宜絶而又辱之何其勤之甚也如脩者天下窮賤之人爾安能使足下之切切如是邪蓋足下力學好問急於自爲

謀而然也然蒙索僕所爲文字者此似有所過聽也僕少從進士舉於有司學爲詩賦以備程試凡三舉而得第與士君子相識者多故往往能道僕名字而又以遊從相愛之私或過稱其文字故使足下聞僕虛名而欲見其所爲者由此也僕少孤貧貪祿仕以養親不暇就師窮經以學聖人之遺業而涉獵書史姑隨世俗作所謂時文者皆穿蠹經傳移此儷彼以爲浮薄惟恐不悅于時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過採屢以先多士及得第已來自以前所爲不足以稱有司之舉而當長者之知始大改其爲庶幾有立然言出而罪至學成而身辱爲彼則獲譽爲此則受禍此明效也夫時文雖曰浮巧然其爲功亦不易也僕天姿不好而強爲之故比時人之爲者尤不工然已足以取祿仕而縉名譽者順時故也先輩少年志盛方欲取榮譽於世則莫若順時天聖中天子下詔書勑學者去浮華其後風俗大變今時之士大夫所爲彬彬有兩漢之風矣先輩往學之非徒足以順時取譽而已如其至之是直齊肩於兩漢之士也若僕者其前所爲既不足學其後所爲愼不可學是以徘徊不敢出其所爲者爲此也若易之困曰有言不信謂夫人方困時其言不爲人所信也今可謂困矣安足爲足下所取信哉辱書既多且切不敢不荅幸察

與郭秀才

僕昨以吏事至漢東秀才見僕於叔父家以啓事二篇偕門刺先進自賓階拜起旋辟甚有儀坐而語諾甚謹讀其辭温密華富甚可愛視秀才待僕之意甚勤而禮也古人之相見必有歡欣交接之誠而不能達乃取羔羊雉鶩之類致其意爲贄而先既致其意又耻其無文則以虎豹之皮繢畫之布以飾之然後意達情接客既贄而主人必禮以荅之爲陳酒殽幣篚壺矢燕樂之具將其意又爲賦詩以陳其情今秀才好學甚精博記書史務爲文辭不以羔禽皮布爲飾獨以言文其身而其贄既美其意既勤矣宜秀才責僕之荅厚也僕既無主人之具以爲禮獨爲秀才賦詩女曰雞鳴之卒章曰知子之來之雜珮以贈之取其知客之來豫備珩璜琚瑀之美以送客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意厚也僕誠無此物可謂空言之爾秀才年且少貌厚色揚志銳學敏因進其業脩其辭暴練緝織之不已使其文采五色潤澤炳鬱若贄以見當世公卿大夫非惟若僕空言以贈也必有分庭而禮加邊豆實幣篚延爲上賓者惟勉之不已

與陳員外

陳君足下無恙近縣幹上府得書一角屬有少吏事不皇作報既而私有惑者脩本愚無似固不足以希執友

之遊然而羣居平日幸得肩從齒序跪拜起居竊兄弟行寓書存勞謂宜有所款曲以親之之意奈何一幅之紙前名後書且狀且牒如上公府退以尋度非謙即疏此乃世之浮道之交外陽相尊者之爲非宜足下之所以賜脩也古之書具惟有鉛刀竹木而削札爲刺止於達名姓寓書於簡止於舒心意爲問好惟官府吏曹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則曰符曰檄問訊列對下而上者則曰狀位等相以往來曰移曰牒非公之事長吏或自以意曉其下以戒以飭者則曰教下吏以私自達於其屬長而有所候問請謝者則曰牋記書啓故非有狀牒之儀施於非公之事相參如今所行者其原蓋出唐世大臣或貴且尊或有權於時縉紳湊其門以問嚮者謂舊禮不足爲重務稍增之然始於刺謁有參候起居曰爲之狀及五代始復以問候請謝加狀牒之儀如公之事然止施於官之尊貴及吏之長者其僞謬所從來既遠世不根古以爲當然居今之世無不如此而莫以易者蓋常俗所爲積習以牢而不得以更之也然士或同師友締交遊以道義相期者尚有手書勤勤之意猶爲近古噫候問請謝非公之事有狀牒之儀以施于尊貴長吏猶曰非古之宜用況又用之於肩從齒序跪拜起居如兄弟者乎豈足下不以道義交遊期我而惜手書之勤耶將待以牽俗積習者而姑用世禮以遇我之勤邪

不然是爲浮道以陽相尊也是以不勝拳拳之心謹布左右屬以公檄赴滑臺行視驛傳迫於促裝楊秀才旦詣縣府中事可悉數

與蔡君謨

脩啓曩在河朔不能自閒嘗集録前世金石之遺文自三代以來古文奇字莫不皆有中間雖罪戾擯斥水陸奔走顛危困踣蕪之人事吉凶憂患悲愁無聊倉卒未嘗一日忘也蓋自慶曆乙酉逮嘉祐壬寅十有八年而得千卷顧其勤至矣然亦可謂富哉竊復自念好嗜與俗異馳乃獨區區收拾世人之所棄者惟恐不及是又可笑也因輙自叙其事庶以見其志焉然顧其文鄙意陋不足以示人既則自視前所集録雖浮屠老子詭妄之說常見貶絶於吾儒者往往取之而不忍遽廢者何哉豈非特以其字畫之工邪然則字畫之法雖爲學者之餘事亦有助於金石之傳也若浮屠老子之說當棄而獲存者乃直以字畫而傳是其幸而得所託爾豈待有助而已哉僕之文陋矣顧不能以自傳其或幸而得所託則未必不傳也由是言之爲僕不朽之託者在君謨一揮毫之頃爾竊惟君子樂善欲成人之美者或聞斯說謂宜有不能却也故輙持其說以進而不疑伏惟幸察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八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九

劄子

乞補館職

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辦集爲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材者竭其力有識者竭其謀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尤者置之廊廟而付

以大政使總治群材衆職進退而賞罰之此用人之大路也由是言之儒學之士可謂貴矣豈在材臣之後也是以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嚮學爲先而名臣賢輔出於儒學者十常八九也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患在前材能而後儒學貴吏事而賤文章自近年以來朝廷患者職不修務奬材臣故錢穀刑獄之吏稍有寸長片善爲人所稱者皆已擢用之矣夫材能之士固當擢用然專以材能爲急而遂忽儒學爲不足用使下有遺賢之嗟上有乏材之患此甚不可也臣謂方今材能之士不患有遺固不足上煩聖慮惟儒學之臣難進而多棄滯此不可不思也臣以庸繆過蒙任使俾陪宰輔之後

然平日論議不能無異同雖日奉天威又不得從容盡盡拙訥今臣有館閣取士愚見具陳如列奏欲望聖慈因宴閒之餘一迂睿覽或有可采乞常賜留意今取進止

論館閣取士

臣竊以館閣之職號爲育材之地今兩府闕人則必取於兩制兩制闕人則必取於館閣然則館閣輔相養材之地也材既難得而又難知故當博採廣求而多畜之時冀一得於其間則傑然而出爲名臣矣其餘中人以上優游養育以奬成之亦不失爲佳士也自祖宗以來所用兩府大臣多矣其間名臣賢相出於館閣者十常八九也祖宗用人初若不精然所采既廣故所得亦多

也是以有文章有學問有材有行或精於一藝或長於一事者莫不畜之館閣而奬養之其傑然而出者皆爲賢輔相矣其餘不至輔相而爲一時之名臣者亦不可勝數也先朝循用祖宗舊制收拾養育得人尤多自陛下即位以來所用兩府之臣一十三人而八人出於館閣此其驗也只自近年議者患館職之濫遂行釐革而改更之初矯失太過立法既峻取人遂艱使下多遺賢之嗟國有乏材之患今先朝收拾養育之人或已被遷擢或老病死亡見在館者無幾而新法艱阻近年全無遷進臣今略具館閣取人舊制并新格則可見取人之法如向所得之人多少也

一舊制館閣取人以三路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舉一路也歲月疇勞一路也進士第三人以上及第者并制科及第者不問等第並只一任替回便試館職進士第四第五人經兩任亦得試此一路也兩府臣寮初拜命各舉三兩人即時召試此一路也其餘歷任繁難久滯或寄任重處者特令帶職此一路也今三路塞其二矣自科場改爲間歲後第一人及第者須兩任回方得試自第二人至第五人更永不試制科入第三者亦須兩任回方得試其餘等第並永不試則進士高科一路已塞矣兩府大臣所薦之人並只上簿候館職有闕

則於簿內點名召試其如館閣本無員數無有闕時故自置簿來至今九年不曾點試一人則大臣薦舉一路又塞矣惟有疇勞帶職一路尚在爾

一新制館閣共置編校八員本爲館中書籍久不齊整而館職多別有差遣不能專一校正乃別置此八員故選新進資淺人令久任而專一校讀所以先令作編校然後升爲校勘爲校勘四年後升爲校理爲校理又一年方罷編校別任差遣然自置編校後適值館閣取人之路漸廢今議者遂只以編校爲取士新格往時直館直院直閣校理皆無定員惟材是用不限人數今編校限以八員爲定以此待天下之多士宜其遺材於下矣八員之內仍每七年方遇一員之闕而補一人以此知天下滯材者衆矣

右以臣愚見編校八員自可仍舊每有員闕令中書擇人擬進陛下必欲牢籠天下英俊之士則宜脫去常格而奬拔之今負文學懷器識磊落奇偉之士知名於世而未爲時用者不少惟陛下博訪審察悉召而且置之館職養育三數年間徐察其實擇其尤者而擢用之知人自古聖王所難然不以其難而遂廢但拔十而得一二亦不爲無益矣況中人上下養育奬成之不止十得一二也

論編學士院制詔

臣伏見國家承五代之餘建萬世之業誅滅僭亂懷來四夷封祀天地制作禮樂至於大臣進退政令改更學士所作文書皆繫朝廷大事示於後世則爲王者之訓謨藏之有司乃是本朝之故實自明道已前文書草藁尚有編録景祐以後漸成散失臣曾試令類聚收拾補綴十已失其五六使聖宋之盛文章詔令廢失湮淪緩急事有質疑有司無所檢證蓋由從前雖有編録亦無類例卷第秖是本院書吏私自抄寫所以易爲廢失臣今欲乞將國朝以來學士所撰文書各以門類依其年次編成卷秩號爲學士院草録有不足者更加求訪補足之仍乞差本院學士從下兩員專切管勾自今已後接續編聯如本行人吏不畫時編録致有漏落許令本院舉察理爲過犯此臣本院常事也所以上煩聖聽者蓋以近歲以來百司綱紀相承廢壞事有曾經奏聞及有聖旨指揮者僅能遵守若秖是本司臨時處置其主判之官纔罷去則其事尋亦廢停所以止欲乞朝廷特降指揮所貴久遠遵行不敢廢失今取進止

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讖緯

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更定貢舉之科以爲取士之法建立學校而勸養士之方然士子文章未純節行未篤不稱朝廷勵賢興善之意而所以化民成俗之風臣愚

以謂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聖道中絶漢興收拾亡逸所存無幾或殘編斷簡出於屋壁而餘齡昏眊得其口傳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偏學異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暨晉宋而下師道漸亡章句之篇家藏私畜其後各爲箋傳附著經文其說存亡以時好惡學者茫昧莫知所歸至唐太宗時始詔名儒撰定九經之疏號爲正義凡數百篇自爾以來著爲定論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則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然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怪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其間至少其爲益則多臣愚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駁雜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伏望聖慈下臣之言付外詳議今取進止

乞定兩制員數

臣竊以學士待制號爲侍從之臣所以承宴閑備顧問以論思獻納爲職自祖宗以來尤精其擇苟非清德美行藹然衆譽高文博學獨出一時則不得與其選是以選用至艱員數至少官以難得爲貴人以得職爲榮縉紳之望既隆則朝廷之體增重其後用人頗易員數漸多往時學士待制至六七十員近年以來稍慎除拜即

今猶及四十餘員臣以謂愛惜名器不輕授人朝廷既已知之矣而爲國計者宜於此時創立經制令惟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知制誥各有定員其餘學士待制未有員數臣今欲乞檢詳前史及國朝故事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並各立定員數遇有員闕則精擇賢材以充其選苟無其人尚可虛位以待如允臣所請乞賜詳議施行令取進止

論均稅

臣爲諫官時嘗首言均稅事乞差郭諮孫琳蒙朝廷依臣所言起自蔡州一縣以方田法均稅事方施行而議者多言不便尋即罷之近者伏見朝廷特置均稅一司差官分往河北陝西均稅始聞河北傳言人戶虛驚所伐桑棗尚不爲信次見陝西州郡有上言歲儉民饑乞罷均稅者稍已疑此一事果爲難行而朝廷之意決在必行言者遂不能入近者又見河北人戶凡千百人聚訴於三司然則道路傳言與州郡上言雖爲不足信其如聚集千人於京師此事不可掩蔽則民情可知矣蓋均稅非以規利而本以便民如此民果便乎竊知朝廷本秪以見在稅數量輕重均之初不令其別生額外之數也近聞衛州通利軍括出民冒佃田土不於見在管擢數內均減重者攤與冒佃戶却生立稅數配之此非朝廷本意而民所以諠訴也又聞澶州諸縣於見今實

額管摧數外將帳頭自來樁坐有名無納及夫開闢將行兩項遠年稅數並繫祥符景德已前以至五代長興年樁管虛數並攤與見今人戶又聞以地肥瘠定爲四等其下等田有自減帶鹹地并鹹鹵沙薄可殖地死沙不殖地並一例均攤與稅數謂此雖不可耕種尚可煎鹽且河北之民自祖宗以來蒙賜恩卹放行鹽不禁秪今據鹽斤兩納稅今煎鹽者已納鹽稅又令更納田稅豈祖宗所以惠河北之民意又聞河南不殖之地繫禁鹽地分者亦均攤稅與又不知民何以納也澶衛去京師近偶可聞知者如此其餘遠地謂所均悉便於民其可得乎以此見朝廷行事之難小人希意承旨者言利而不言害俗吏貪功希賞見小利忘大害爲國斂怨於民朝廷不知則已苟已知之其可不爲救其失哉欲望聖慈特賜指揮令均稅所秪如朝廷本議將實摧見在稅數量輕重均之其餘生立稅數及遠年虛數却與放免及未均地分並且罷均且均稅一事本是臣先建言聞今事有不便臣固不敢緘默今取進止

論牧馬草地

臣爲學士日兼充羣牧使朝廷以馬政久弊差吳中復等與臣共議利害欲有改更爲未見得牧地善惡多少難爲廢置欲乞差官先且打量牧馬草地次臣遽蒙恩擢在樞府所有牧馬利害商量未了事件臣有愚見方

欲條陳今聞諸監所差官各將前去竊緣監牧帳管舊地甚多自來界至不明官私作弊積久爲民間侵占耕種年歲已深昨已曾差高訪等根括打量人戶多稱父祖世業失却契書無憑照驗但追呼搔擾而已今若更行根究必亦難明徒爲追擾未見其利民先被害臣今欲乞令差去官秪據見在草地逐段段打量的實頃畝明立封標界至因便相度其地肥瘠宜與不宜牧馬其廢置改更候逐官回日令相度牧馬所據利害擘劃申奏其已爲民間侵耕地土更不根究蓋以本議欲以見在牧地給與民耕豈可却根究已耕之地重爲搔擾至於民間養馬等事利害甚多臣當續具奏聞其不根究

侵耕地二事伏乞先賜指揮令取進止

論監牧

臣所領羣牧司近准宣差吳中復王安石王陶等同共相度監牧利害事竊以國馬之制置自祖宗歲月既深官司失守積習成弊匪止一時前後因循重於改作今者幸蒙朝廷因言事之官有所陳述選差臣寮相度更改臣以謂監牧之設法制具存條目既繁弊病亦衆若秪坐按文籍就加增損恐不足以深革弊源如欲大爲更張創立制度則凡於利害難以遥度必須目見心曉熟於其事然後可以審詳裁制果決不疑蓋謀於始也不精則行於後也難久況此是臣本職豈敢辭勞欲乞

權暫差臣仍於吳中復等三人內更差一人與臣同詣
左右廂監牧地頭躬親檢視至於土地廣狹水草善惡
歲時孳牧吏卒勤墮以至牝牡種類各隨所宜棚井溫
涼亦有便否嚮何以致馬之耗減今何以得馬之蕃滋
既詳究其根源兼旁採於衆議如此不三數月間可以
周遍然後更將前後臣寮起請與衆官參詳審處與其
坐而遥度倉卒改更其爲得失不可同日而論也臣又
竊思今之馬政者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
其利病甚多不可悉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
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內則岐豳涇
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皆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

之或陷沒夷狄或已爲民田皆不可復得惟今之河東
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
水甘最宜牧養往時河東馬軍常在此處牧放今馬數
全少閑地極多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
以謂推迹而求之則天池元池三監之地尚與可得又
臣往年因奉使河東嘗行威勝已東及遼州平定軍見
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水草甚佳其
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
廣欲乞更下河東京西轉運司差官就近於轄下訪求
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處如稍見次第即乞朝廷差官
與羣牧司官員同共往彼踏行擘劃若可以興置新監

則河北諸監內有地不宜馬處却可議行廢罷惟估馬一司利害最爲易見若國家廣捐金帛則券馬利厚來者必多於其多中時得好馬若有司惜費則蕃部利薄馬來漸少兼亦好馬不來然而招誘之方事非一體亦須知其委曲欲乞特差羣牧司或禮賓院一員直至秦州已來體問蕃部券馬利害凡此三者雖暫差官比及吳中復等檢閱本司文字講求商議未就之間已各來復可以參酌相度庶不倉卒輕爲改更如允臣所請乞賜施行今取進止

薦司馬光

臣伏見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德性淳正學術通明自列侍從久司諫諍讜言嘉話著在兩朝自　仁宗至和服藥之後羣臣便以皇嗣爲言五六年間言者雖多而未有定議最後光以諫官極論其事敷陳激切感動主聽　仁宗豁然開悟遂決不疑由是先帝選自宗藩入爲皇子曾未踰年　仁宗奄棄萬國先帝入承大統蓋以人心先定故得天下帖然今以聖繼聖遂傳陛下由是言之光於國有功爲不淺矣可謂社稷之臣也而其識慮深遠性尤慎密光既不自言故人亦無知者臣以忝在政府因得備聞其事臣而不言是謂蔽賢掩善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光今雖在侍從日承眷侍而其忠國大節隱而未彰臣既詳知不敢不奏

薦王安石呂公著

臣伏見陛下仁聖聰明優容諫諍雖有狂直之士犯顏色而觸忌諱者未嘗不終始保全往往亟加擢用此自古明君聖主之所難也然而用言既難獻言者亦不爲易論小事者既可鄙而不足爲陳大計者又似迂而無速效欲微諷則未能動將直陳則忤貴權而旁有羣言奪於衆力所陳多未施設其人遽已改遷致陛下有聽言之勤而未見用言之效頗疑言事之職但爲速進之階蓋緣臺諫之官資望已峻少加進擢便履清華而臣下有厭人言者因此亦得進說直云此輩務要官職所以多言使後來者其言益輕而人主無由取信辜陛下納諫之意違陛下賞諫之心臣以謂欲救其失惟宜擇沈默端正守節難進之臣置以諫署則既無干進之疑庶或其言可信伏見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學爲衆所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司封員外郎呂公著是夷簡之子器識深遠沈靜寡言富貴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安石久更吏事兼有時材曾召試館職固辭不就公著性樂閑退淡於世事然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往年陛下上遵先帝之制增置諫官四員已而中廢復止兩員今諫官尚有虛位伏乞用此兩人補足四員之數必能規正朝廷之得失裨益陛下之聰明臣叨被榮恩未知報效苟有所見不敢不言今取進止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九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十

奏狀

議新學

右臣等伏見近日言事之臣謂陛下言建學取士之法者衆矣或欲立三舍以養生徒或欲復五經而置博士或欲但舉舊制而修廢墜或欲特創新學而立科條其言雖殊其意則一陛下慎重其事下其議於羣臣而議者遂欲創新學立三舍因以辯士之能否而命之以官其始也則教以經藝文辭其終也則取以材識德行聽其言則甚備考於事則難行夫建學校以養賢論材德而取士此皆有國之本務而帝王之極致也而臣等謂

薦王安石呂公著

臣伏見陛下仁聖聰明優容諫諍雖有狂直之士犯顏色而觸忌諱者未嘗不終始保全往往亟加擢用此自古明君聖主之所難也然而用言既難獻言者亦不爲易論小事者既可鄙而不足爲陳大計者又似迂而無速效欲微諷則未能動將直陳則忤貴權而旁有羣言奪於衆力所陳多未施設其人遽已改遷致陛下有聽言之勤而未見用言之效頗疑言事之職但爲速進之階蓋緣臺諫之官資望已峻少加進擢便履清華而臣下有厭人言者因此亦得進說直云此輩務要官職所以多言使後來者其言益輕而人主無由取信辜陛下納諫之意違陛下賞諫之心臣以謂欲救其失惟宜擇沈默端正守節難進之臣置以諫署則既無干進之疑庶或其言可信伏見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學爲衆所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司封員外郎呂公著是夷簡之子器識深遠沈靜寡言富貴不淫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安石久更吏事兼有時材曾召試館職固辭不就公著性樂閑退淡於世事然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往年陛下上遵先帝之制增置諫官四員已而中廢復止兩員今諫官尚有虛位伏乞用此兩人補足四員之數必能規正朝廷之得失裨益陛下之聰明臣叨被榮恩未知報效苟有所見不敢不言今取進止

庠序而鄉里鄉黨得以衆察徐考其行實也蓋古之養士本於舒遲而今之取人患於急迫此施設不同之大槩也臣請詳言方今之弊既以文學取士又欲以德行官人且速取之歟則眞僞之情未辨是朝廷本欲以學勸人修德行而反以利誘人爲矯僞此其不可一也若遲取之歟待其衆察徐考而漸進則文辭之士先以中於甲科而德行之人尚未登於內舍此其不可二也且今入學之人皆四方之遊士齎其一身而來烏合羣處非如古人在家在學自少至長親戚朋友鄉黨衆察徐考其行實也不過取於同舍一時之毀譽而決於學官數人之品藻爾然則同學之人蹈利爭進愛憎之論必分朋黨若東漢之俗尚名節而黨人之禍及天下其始起於處士之橫議而相訾也此其不可三也夫人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異衆人苟欲異衆則必爲迂僻奇怪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談虛論以求材識之譽前日慶曆之學其弊是也此其不可四也今若外方專以文學貢士而京師獨以德行取人則實行素履著於鄉曲而守道丘園之士皆反見遺此其不可者五也近者朝廷患四方之士寓籍京師者多而不知其士行遂嚴其法使各歸於鄉里今又反使來聚於京師云欲考其德行若不用四方之人止取京師之士則又示人以不廣此其不可六也夫儒者所謂能通古今者

在知其意達其理而酌時之宜爾大抵古者教學之意緩而不迫所以勸善興化養賢勵俗在於遲久而不求近效也臣謂宜於今而可行者立爲三舍可也復五經博士可也特創新學雖不若即舊而修廢然未有甚害創之亦可也在乎深本教學之意而修其實事給以粮糧多陳經籍選士之良者以通經有道之士爲之師而謹察其有過無行者黜去之則在學之人皆善士也然後取以貢舉之法待其居官爲吏已接於人事所以考其賢善優劣而時取其尤出類者旌異之則士修其行非爲一時之利而可伸於終今則矯僞之行不作而淳厚之風歸厚矣此所謂實事之可行於今者也臣等伏見論學者四人其說各異而朝廷又下臣等俾之詳定是欲盡衆人之見而採其長者爾故臣等敢陳其所有以助衆議之一非敢好爲異論也伏望聖慈特賜裁擇

論舉人懷挾

臣伏見國家自興建學校以來天下學者日盛務通經術多作古文其辭藝可稱履行修飭不可勝數然累次科場人數倍多於往歲既太盛弊亦隨生竊聞近年舉人公然懷挾文字皆是小紙細書抄節甚備每寫一本筆工獲錢三二十千亦有十數人共斂錢三二百千顧倩一人虛依舉人名目依例下家狀入科場秪令懷

挾文字入至試院其程試則他人代作事不敗則賴其懷挾互相傳授事敗則不過扶出一人既本非應舉之人雖敗刑無刑責而坐獲厚利竊以國家取士務得實才今若浮僞之人容其濫進則使負辛勤蘊實學者無以自別且自來科場務全事體所以優加禮遇用待賢能今浮薄之徒不知朝廷崇奬之意自爲姦僞以至於此甚可歎也惟宜峻立科條明加約束使浮薄姦僞之徒不容於其間則實有學行之人得被進選然後士子無濫舉朝廷得實才臣今欲乞增定貢院新制寬監門之責重巡鋪之賞並以入門之時一一按檢則慮成壅滯故臣乞自舉人入院後嚴加巡察多差內臣及精幹朝官巡鋪每獲懷挾者許與理爲勞績或免遷官或指射差遣若搜檢覺察得人數多者令知舉官聞奏取旨重加酬奬其巡鋪官除秪得巡察懷挾及傳授文義外不得非理侮慢舉人庶有事體且朝廷待士甚厚而小人自爲浮薄不可不行禁止以革厚弊如允所奏乞立定巡鋪官賞格及懷挾人責罰刑名添入貢院新定條制仍牓南省門及下進奏院頒告天下所貴先明條約然後必行取進止

議科場

臣某等近準勑差詳定貢舉條制者伏以取士之方必求其實用人之術當盡其材今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

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此獻議者所共爲言也臣等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人皆土著而教之學校然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故爲學制合保薦送之法夫上之設法下之所趨也今先舉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其程試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以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其詩賦之未能自律者雜用今體經術之未能亟通者尚依舊科則中常之人皆可勉及矣此所謂盡人之材也故爲先策論過落簡詩賦考式問諸科大義之比數者皆大要也其他通禮一有司之所習及州郡封彌謄録進士諸科填帖之類皆細碎而無益者一切罷之凡其爲法者皆中之以賞罰而勸焉如此則養士有業取材不遺苟可施行望賜裁擇

論史館日曆

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爲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陞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爲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

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寮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録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文字無異修撰官秖據此銓次排以日月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録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敢書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録者常務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欲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廢墜臣竊見趙元昊自初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纂後時追求莫得故也

其於他事又可知爲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秖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破王則之類其貶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緣白草平事近日大臣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分明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書以爲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奏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

時旋據所得錄爲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鑠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爲日曆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墮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並令次月供報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謹具奏聞

論修河利害第一

右臣伏見學士院集兩省臺諫議修河事未有一定之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以臣愚見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謬何以言之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深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此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不攻而自破矣且開六塔既云減得大河水勢然今恩冀之患何緣尚告危急此則減水之利虛妄可知開六塔者又云可以全迴大河使復橫壠故道見今六塔秖是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爲濱棣德博之患若全迴大河以入六塔則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謬也臣聞河之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殿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決此其常勢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是難復臣不敢遠引書史廣述河源

秪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流淤澁乃於滑州天臺埽決尋而修塞水復故道未幾又滑州南鐵狗廟決（今所謂龍門埽者也）其後數年又議修塞水令復故道已而又於王楚埽決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壠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行故也及橫壠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爲患至慶曆三四年橫壠之水又自下流先淤是時臣爲河北轉運使海口已淤百四十餘里其後遊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又淤上流商胡復決然則京東橫壠兩河皆是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遂復屢決理不可復其驗甚明則六塔所開故道之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臣聞議者計度京東故道功料上云銅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東去皆高而銅城已上乃特高爾其東比銅城已上則似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已東地勢斗下則當日不決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橫壠之口亦何緣而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爲則河北水患何爲而可去臣聞智之於事有所不能則必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爲之猶勝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而見往年商胡初決之時議欲修塞計用一千八

百萬梢芟科配六路一百有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必須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元計功料極大後來李某等減得全少猶用三十萬人然而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欲增一尺所開三尺之方倍爲六尺且闊厚三尺而長六尺已是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爲勞苦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筭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浩大而難與後功雖小而不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因國而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憂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暫復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壠之比重以困國勞人此所謂利少而害多者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無減水之實今下流所散爲已多若全迴大河以注之則濵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淺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爾是則智者之不爲也今若因水所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北歷數州之地誠爲患矣隄防歲用之失誠爲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乃終不免爲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失此則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擇也大抵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今河下流若不

浚使人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澁終虞上決爲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目可驗者而較之爾言在計愚不足以備聖君博訪之求此大事也伏乞下臣之議廣諮於衆而裁擇之

論修河利害第二

右臣竊見朝廷近因臣寮建議欲塞商胡橫壠廻大河於故道已下三司候今秋興役見令東京計度物料次臣伏以國家興大役動大衆必先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然後必計其所利者多乃能無悔伏見比年以來興役動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初既已倉遑羣議一揺尋復悔罷臣不敢遠引他事上煩聖聰秪如往年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謀修塞科配二千八百萬梢芟擾動六路一百有餘州軍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途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遽已罷修虛費民財爲國歛怨舉事輕脫爲害若斯雖既往之失難追而可鑒之蹤未遠今者又聞復有修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臣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以及今春半天下苦旱而京東尤甚河北決之國家常務安靜賑卹之

猶恐饑民起而爲盜何況於此兩路聚大衆興大役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稍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者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充今遭此旱歲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已及暮春粟未布種不惟目下乏食兼亦向去無望而欲於此兩路興三十萬人之役若別路差夫則遠處難爲赴役就河便近則此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臣伏見往年河決滑州曾議修塞當時公私事力未如今日貧虛然猶收聚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方能興役況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商胡大決之洪流此自是一大役也鑿開橫壠久廢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自橫壠至海一千餘里埽岸久已廢壞頓須修緝此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大役尚須數年今併三大役倉卒興於旱歲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可迴猶宜審察天時人力之難爲何況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可迴哉臣聞鯀堙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決就下而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神功不能障塞其流但能因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幹以人力而迴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壠堙塞已二十年商胡流決又亦數歲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已

久而難廻昨聞朝廷曾遣故樞密直學士張奎計度功料極大近者再行檢計得功料全少功料小則所開淺狹淺狹則水勢難廻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見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動而有聲鉅嵎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僅乎十年天地儆戒必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宜加意防懼今乃欲於凶旱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地動山摧災禍自茲而始方今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拆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欲望聖慈特降德音速罷其事當荒歲務安人心徐詔有司詳審利害如河道可復乞俟豐年餘力漸次興爲臣實庸愚本無遠見得於外論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

論修六塔河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橫壠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爲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修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爲言利者所媵今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

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僞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雖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爲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爲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爲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無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爲患若得河不爲患雖竭人力猶當爲之況聞仲昌利口詭辨謾費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爲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謂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無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爲患愈大則豈有不回者哉至於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欲知利害權重輕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爲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況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爲也今言修六塔者可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爲害愈大言順水治隄者常談也然無大害爲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衆興大役勞民

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於有成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爲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採聽今復略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未始不爲患今順已決之流治隄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二而速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爲害無涯自河決橫壠以來大名金隄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隄益又加功獨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肯留意於隄防是以今河水浸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冀之間謹治隄防則河患可禦不至爲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一患而遲者也今欲塞商

胡口使水歸故道治隄修埽功料浩大勞人費物[illegible]公私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復埽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決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然全塞大河正流爲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隄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爲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橫流散溢濱棣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用財所仰令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壞田產河北一路坐見貧虛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凋弊河流注溢久又淤高決行艱澀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爲害而無涯

也今爲國誤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諭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橫壠故道本以高淤難行而商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橫流而散溢自澶至海二千餘里隄埽不可卒修修之雖成又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爲惟治隄順水爲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詢於知水者其說皆然雖恩冀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隄防爲是下情如此誰爲上通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皆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使副及恩冀州官吏相度隄防併力修治則今河之水必不至爲大患且河水天災非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以爲小人僥冀恩賞之資也況功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薦布衣蘇洵

臣猥以庸虛叨塵侍從無所裨補常愧心顏竊慕古人薦賢推善之意以謂爲時得士亦報國之一端往時自國家下詔書戒時文諷勵學者以近古蓋自天聖迄今二十餘年通經學古履忠守道之士所得不可勝數而四海之廣不能無山巖草野之遺其自重者既伏而不

出故朝廷亦莫得而聞此乃如臣等輩所宜求而上達也伏見眉州布衣蘇洵履行純固性識明達亦嘗一舉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學其論議精於物理而善識變權文章不爲空言而期於有用其所撰權書衡論機策二十篇辭辯閎偉博於古而宜於今實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久爲鄉閭所稱而守道安貧不營仕進苟無薦引則遂棄於聖時其所撰書二十篇臣謹隨狀上進伏望聖慈下兩制看詳如有可採乞賜甄録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舉蘇軾應制科

右臣伏以國家開設科目以待儁賢又詔兩省之臣舉其所知各以聞達所以廣得人之路副仄席之求臣雖庸暗其敢不勉臣伏見新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蘇軾學問通博姿識敏明文采爛然論議蠭出其行業修飭名聲甚遠臣今保舉堪應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欲望聖慈召付有司試其所對如有謬舉甘伏朝典

舉章望之曾鞏王回充館職

右臣猥以庸虛過蒙獎任竊惟古人報國之效無先薦賢雖知人之難愧於不廣而高材實行亦莫多得苟有所見其敢默然臣竊見秘書省校書郎章望之學問通博文辭敏麗不急仕進行義自修東南士子以爲師範太平州司法參軍曾鞏自爲進士已有時名其所爲文

章流布遠邇志節高爽自守不回前亳州衛真縣主簿王回學行純固論議精明尤通史傳姓氏之書可備顧問此三人者皆一時之秀宜被朝廷樂育之仁而或廢處江湖或沈淪州縣不獲聞達議者惜之其章望之魯鞏王回臣今保舉堪充館閣職任欲望聖慈特賜甄擢如後不如舉狀臣甘當同罪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十

東洋文化研究所